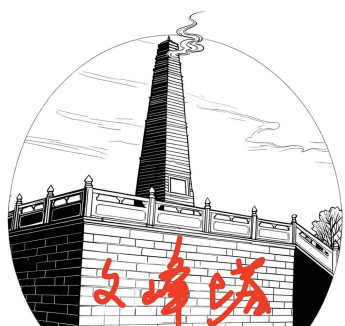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栏目约稿

一方水土养一方文脉，一寸山河藏一寸风情。从巷陌烟火里的市井故事，到山川褶皱间的岁月回响，从老物件承载的集体记忆，到非遗技艺流淌的文化基因——新开设的“文峰塔”栏目将以文学为笔，打捞地域深处的人、物、景、情，让每一篇文字都成为触摸故土温度、读懂本土灵魂的窗口。期待与您一起，在字里行间遇见熟悉又新鲜的家乡。

——编者

一

记忆中，故乡石洼有两三千口人，一条房脊那么高的铁路穿村而过，把狭长的三里长的古老村庄，从中间均匀地切割开来，一分为二。

从我记事开始，这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已经横亘在那里，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，随着那响亮又极具震撼力的长长的鸣笛声，轰轰隆隆的由远而近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

小时候，家里住的是土改分配的两间东屋，就在铁路南边，紧挨着铁路。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火车经过时那轰隆隆的响声，还有桌子凳子木床纷纷颤抖的感觉，早已印刻在我那空白的脑壳里。

记得有一年初冬，跟随父母徒步二三十里，去汝河岸边的姑姑家参加婚礼，在那个远离喧嚣的小村住了两个晚上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漆黑一片，万籁俱静，从梦中突然惊醒的我再也睡不着，只盼着能听到一点动静，能看到一点光亮。不知怎的，忽然间就想起了天天听到的火车那气吞山河的鸣笛声，还有那耀眼的能照射几里地的灯光。

那个年代，从白天到晚上，一天也过不了几趟火车，铁路就成为村庄的一部分，成了村里人休闲的场所和信息集散地。不忙了就上在窄窄的铁轨上坐一会儿，唠唠家常，说说见闻，尽享着那时的美好。

为了抬高路基，修铁路时从两边直接取土，沿线留下了许多一两米深的大坑，一到夏天俨然泽国一般。村妇们倒是十分喜欢这些水坑，她们端着洗衣盆不用再跑老远的路，就能在家门口洗洗涮涮，感觉方便极了。傍晚收工的男人们，回到家里放下锄头脱下衬衫，不是端起碗吃饭，而是先光着膀子来到水坑边，跳进去扎几个猛子，洗去浑身的汗水和一天的疲劳。

分田到户以后，铁路南北的这些水坑，大部分都有了主人，还种上了莲藕。每当夏季来临，朵朵鲜艳的荷花竞相绽放，有的白如玉，有的粉似霞，把古老的村庄装扮得绚丽多彩。

二

我入学那一年初冬，好像刚穿上棉袄，村西和村北突然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建筑工地，白天人山人海，夜晚灯光点点。听大人们说，西边要修一条铁路，北边要建一个机务段。

长大后才知，那是焦枝铁路大会战。

焦枝铁路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，是国家修建的一条重要的战备铁路。为早日把铁路建成通车，从河南、湖北两省调集80万民兵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全线多点同时开工。记得村西临时搭建的简易房，是县民兵团指挥部办公和居住的地方，参加会战的民工分散住在周边的村子里，我们村就住了不少外地人。

乡亲们对修铁路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，积极配合大队干部腾房子，有的还主动要求给他们家安排民工。夏天到了，热心的家庭主妇们把家里不多的一点绿豆拿出来，一锅一锅熬成绿豆汤，一盆一盆端到工地上，让施工人员喝汤解暑。冬闲的时候，大队还组织文艺骨干排练文艺节目，像《朝阳沟》《沙家浜》等，慰问那些奋战在一线的施工人员。

为了早日把这条穿山越岭的铁路修好，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，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泻在工地上，土法上马，土洋结合，只争朝夕，你追我赶。凭借有限的施工机械和一辆辆架子车、一副副宽厚的肩膀、一双双粗糙的大手，把一车车土方运送到日渐隆起的路基上，越来越高。大概过了有半年多时间，硬生生从平地上堆起了有十来层楼那么高的铁路线，在方圆百里都显得蔚为壮观。

焦枝铁路在众人的期待中于1970年7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。由此，一代伟人提出并建立的中华民族的“战略大后方”，傲然屹立于华夏大地，震惊了世界，震慑了列强，护佑着子孙后代。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，黄河秦岭看在眼里，巴山蜀水记在心里，老百姓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。

在宝丰铁路地区的几个工段中，占地最多的机务段建在我们村北边，离我家最近。从家里出来，翻过房子后面的那条铁路，走过水坑边长满野草的曲径，穿过苹果园，就到了机务段的围墙跟前。

机务段建在北岭的南半坡，挖掉北面，填充南面，平整出一块几百亩大的平地，铺有好多条铁路线，建有高高大大的维修车间。东西两端各修了一个宽阔的大门，东大门在东南角，大门外又向南北两侧各伸出一条弯弯的铁路线，是专供机车转弯、调头、回旋的三角线。

机务段每天排放的废水被村里人利用起来，浇灌南墙外那上百亩土地，家家户户因此都改种了蔬菜。于是，隔三岔五骑上自行车，两侧挂上大铁筐，把新鲜蔬菜带到铁路地区的菜市场摆摊叫卖，成为村里勤劳致富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那个年代，北方的农村人冬天基本不洗澡，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讲卫生，而是没有洗澡的基本条件，只有到了夏天才能洗个痛快。自从机务段有了澡堂，村里人春秋冬天也能洗澡了，心里优越感油然而生。

三

焦枝铁路建成了，宝丰火车站也正式开通运营。通车那天，火车站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，标语纵横。

上级领导来了，各级会战干部和民兵来了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把站台上挤得水泄不通。当披红戴花的第一列火车缓缓进站时，车站瞬间沸腾起来，欢呼声、口号声、锣鼓声、鞭炮声，响成一片，震耳欲聋。

别看这个车站不大，只是以一个小镇的名字命名，设计的却是个二级编组站，高峰时期每天有几十趟客车在此停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一个交通枢纽，连通焦枝和京广两条重要的南北干线。有的车次虽然不办理业务，但要换机车，给客车加水，或者需要调向，至少停靠十来分钟，甚至更长时间。

火车站刚通车的时候，邻居们有了空了就跑去看看新鲜，瞧热闹，我也不例外。

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月台上栽种有一排好看的从未见过的松柏，不知道是什么品种。有的挺拔，有的圆润，即使到了隆冬，雪花飘飘，依然苍翠欲滴，在万木萧条中显得格外醒目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宝丰铁路地区是除了宝丰县城以外最繁华的地方，更是附近三里五村年轻人心中的天堂，有事儿没事儿总想跑去逛一圈。来自城市的铁路工人和家属子女，个个衣着时髦，干净整洁，讲一口洋气的普通话，给封闭已久的乡村吹来了一抹新风。土生土长的农人们看在眼里，感觉这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他们的衣着打扮和举手投足，都是那么的好看，那么的时尚。

那些年，每当有外村和外地的亲戚上门，都想去看看新修的铁路、奔驰的火车，看看漂亮的阔气的火车站，看看机务段那维修火车头的车间，还有能让火车调头的三角线。母亲总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，让我陪同客人参观游览。每当此时，少年的我心里总会生出一种自豪感，为自己的村庄骄傲，为身边的铁路骄傲，连走路也会昂首挺胸了。

后来，县里在铁路地区建了一个大型百货商场，也是全县当时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，里面商品琳琅满目，不仅方便了铁路工人，村里人平日去买东西再也不用去县城了。

铁路地区俱乐部又是一个好去处，总是热热闹闹的，比县城的电影院还要气派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放映一两部电影，有时一天放几场。记得当年很火的片子都是在这里看的，像《小花》《小街》《少林寺》《牧马人》《巴山夜雨》《大桥下面》等。农闲时间去俱乐部看电影，是那个年代村里人最时髦的文化生活。

四

我离开故乡的时候，焦枝铁路以西的岭上还是庄稼地，只有最北边建有铁路上的家属区、铁路小学，还有各种公共设施。尤其是铁路职工崭新的家属区，就一排一排地建在大路边，青砖黛瓦，没有围墙，树绿荫浓，一家一家的工人坐在门前的树荫下，围着一张小桌子吃饭。很多的时候，小桌子上面放有茶壶茶杯，还有悠闲地坐在那里品茗抽烟的主人，有时还会顺风飘来他们谈天说地的笑声。

这种场景，让头顶烈日抢抓抢种的我们，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热切期盼有朝一日也能享受工人们的生活。

如今，故乡早就是大县城的一部分了，道路通畅，干净整洁，到了晚上灯火通明，出门几分钟就是繁华的街市。

进入新世纪，村子内外又新修了好几条电气化铁路。

漯宝铁路复线是高架，由宝丰火车站引出，从村西绕道村南，穿过村南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到了村东才并入漯宝线。

村西南方向也缓缓地伸出一条铁路，是从焦枝线引出的一条疏解线，斜穿过村庄，向东北方向走过几百米后，在我家的老宅子附近并入漯宝线。有了这条疏解线，由襄樊、南阳方向开往京广铁路的列车，不用再进入宝丰站停车换向，可节省不少时间。

这些年新修的几条铁路，建设速度都非常快，也没有了几十年前的人海战术，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完成。在村里当老师的邻居说，几乎看不到施工人员，也听不到多大动静，不知不觉间就修好了，真是今非昔比呀。

前几年，故乡又修了一条南北方向的高铁，名字叫郑万高铁，还在村东新建了一座大型高铁站——平顶山西站。最近，又一条东西方向的高铁线正在修建，有媒体报道说叫洛平周高铁，将在村东形成高铁十字架，让故乡人欣喜若狂。

前几天回故乡，白发苍苍的小学同学使劲地拉住我的手，激动地告诉我一个喜讯：咱村两头都有火车站了，在家门口也能坐上南来北往的高铁了，这可是几辈子才修来的福分呀。

言为心声。听到老同学感慨的话语，看着他绽放在脸上的笑容，我的脸上也笑意盈盈，仿佛触摸到了他内心的满足和自豪。

一条又一条的铁路在村里村外纵横交错，不仅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快速发展，也拉近了故乡与外面世界的距离，还给故乡人带来了观念的更新、思想的解放，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。

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无限骄傲，也祝福乡亲们日子越来越好。